

四十一

42
35
42

準貴

鄆都之變 李紹淳
叔附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

丙王晏叛附

契丹入寇

孟和祥據蜀

石晉篡唐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續紀 正

卷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鄴都之變

李紹榮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楊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王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令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譖伶出入宮掖侮弄搔

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聞閭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于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三年春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升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竝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籍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自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

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分鎮貢獻者入內府充
寔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
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
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又之曰
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
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
矣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已任權侔人
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幸求多所摧抑
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
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
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

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
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勲業冒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
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既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
之於內動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
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
不已崇韜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
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
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
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
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

人劉氏爲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
至於薪蘇果茹皆敗鬻之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
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
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動宦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摠管李
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賊
佔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
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歛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
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
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憚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
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頃下願早降明

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
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
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
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
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
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
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懸見此三人公
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後爲景州刺史
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亡戰未得刺史者莫不
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今諸道僭竊
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

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爲副使循卽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衆未賜謙疏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_去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重輿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

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闢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廬僕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辰徙李嗣源爲成德節

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爲其子奏請乃黜從珂

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章申理
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
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惲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
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
之帝皆不從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許言
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
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
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一作進采擇氏
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一作不問所從
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靈奏諸營婦女亡
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智一作貨人官矣庚辰

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府爲

鄰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宦者因
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
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每旁
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
伸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
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
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甲濕被
甲乘馬輒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
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耻雖有盛暑
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闢館猶覺鬱

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孰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曰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爲魏王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諱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蜀王出降

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

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檄相從反咷嘯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府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州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龍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龍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

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
塵柄而已從龍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爲西川留後也賂
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旣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
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龍襲等因謂繼岌白郭公父子
專橫今又使蜀人謂已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
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一日廢豈肯棄
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
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
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帝議選北
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
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

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
一方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
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
以武德使史彥璠爲鄴都監軍彥璠本伶人也有寵於帝
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璠威福自恣陵忽
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
近八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
立殊功常許以減梁之日大加賞賚旣而河南平雖賞賚
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
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
軍士租庸使孔謙曰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

給之軍士乏食有崔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

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驥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龍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延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主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

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佗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覘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一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固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要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

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寘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苟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閤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倨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主誠則讒人獲罪矣正月

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
以事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
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
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
等泣曰旣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
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龍衣以繼岌之
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
環趨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
官餽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十里外初無敕旨擅殺
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
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救

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租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洛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摠軍政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
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群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
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婿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
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
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鄆
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
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
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
謙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

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发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餓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

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箇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晉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鄆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鄆都監軍史彥昭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

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

瓊計

事人情愈駭楊仁最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
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
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
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
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
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
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
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
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
以爲帥焚掠貞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曰暉等擁

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

自貝州來

告軍亂將犯鄆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
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
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旣作亂必乘
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
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旣勢挫必當離散然後
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
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
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卽時驚潰彥瓊
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鄆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
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

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更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呻吟佐步出府門謂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爲魏博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丙申史彥璽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備禦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咷囁誰開平璋
權謝罪魏王繼友軍還至武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逼紹琛軍不謁紹琛怒秉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掎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柰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閹門屠贍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友至泥溪紹琛至劔州遣人白繼友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劔州

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
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
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爲副
招討使將步騎七十與都指揮使梁漢顥監軍李延安追
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
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辛丑任圜
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劙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鄆都攻其
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
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數奏得免於死敵不自新遂
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戰于大罵曰群死賊城破萬段皇
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謀掠救書

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
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
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
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抗拒於
得勝與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停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
諸軍曉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
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多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
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
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
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
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鄆都平定盡阬若

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鄆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計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沧州軍亂小校王景戰計定之因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鄆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東篋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聞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云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公檄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

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内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鄆都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廷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掘柵造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廷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廷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男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襄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

是紹琛入漢州開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

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

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

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

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

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

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

恩任感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坑魏

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遞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

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擊退諸道之軍請主

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

源曰爾不用吾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

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

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遙擊張破敗斬之

外兵皆潰趙在禮飾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

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籍兵力

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

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

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

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

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

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

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
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
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李嗣源之
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
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
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
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
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
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
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內人所劫李紹榮
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遭

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
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
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平盧節度使苻習將本軍
攻鄆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
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
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爲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
爭權及鄆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
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
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
晏登州人也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
民不聊生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

入鄴都憂懼不食卒於洛陽。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駁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償，不賑救懼有難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卽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後屬耳於屏風。後須更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擔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

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環。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大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虞、泰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虞，陝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

也嗣源家在真定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
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
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
白皇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
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
人奉爲留後癸酉詔懷遠指揮使自從暉將騎兵扼河
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具
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死
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鷄店勞之
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許
汴願陛下幸闕東招撫之帝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

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繼
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
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
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數船
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
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待習
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
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璠
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

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至汴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
榮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
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
遣之彥溫卽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
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
何言之悖也卽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
萬帝遣騎視之環亦犇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
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是
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
餘人乃留泰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
還過頃亨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

通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
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
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
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
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
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
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
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
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
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榮李紹英引兵
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

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亥荆嚴辨將發騎兵陳於宣仁

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與主存又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舉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餓而帝爲流矢所中膺擣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遺宦

者追酌湏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飲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大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駕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帥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犇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磐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鄆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

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爲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目豆盧羣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奔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勅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

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督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旣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擢知太原軍府 百官上牋啟嗣

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小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董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官人亦準此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桓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箕謀曰今殿下旣監國典喪諸王官草爲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慤不可以聞乃密遣人註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有憐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韓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

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漳繼璿繼堯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監國恐征蜀軍還爲變以石敬瑭爲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爲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歛之法皆罷之因

廢租庸使及內句司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龍薦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鎰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龍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冲殺之併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部監李從襲彥鎔泣訴於

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報仇邪紹真由是稍沮。辛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爲溫韜段凝並放歸田里。壬寅以乳循爲樞密使。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歸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

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今執政
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
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
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卽位之禮從
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卽皇帝
位百官縗素旣而御袞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
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兵
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大赦
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
御厨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
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餉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
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
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作僞餘
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
七十餘人三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詵之從溫帝之
姪也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
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
帝于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
旣至遣使疾誅之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

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爲租庸吏性穢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王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已任由是安重誨忌之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

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道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自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王又薦吳常卿崔彊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王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彊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

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在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楫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獨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蛻蛻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突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馬道及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已邪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任圜性剛急且特與帝有舊勇於敢爲權倅多疾之舊制館第於戶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

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奉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秋七月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笑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醉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妄重誨親信之帝欲爲皇子娶重誨文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使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慢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閒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懼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

交紳有異志建立乃奏重誨

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

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

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

甚怒謂曰今與卿一

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

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

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

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

事今一日棄之外鎮臣願聞其非帝不憚而起以語宣徽

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

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

忿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

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

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令復

何之會門下侍郎致仕

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

未以珏爲左僕射致仕

矣玄以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

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循女爲妃循因之得之
大梁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且奏其事力排之禮
卑促令歸鎮

四年皇子右衛將軍從璨性剛重誨用事從璨不爲之
屈帝東巡以從璨爲皇城使從一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醉
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戊賜從璨死初朔方
即度使韓洙卒第澄爲留後未發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
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冬十月酉韓澄遣使賈絹表
乙朝廷命帥前磁州刺史康福晉明語上退朝多召入便
殿訪以聞事福以胡語對安重
重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
之常戒之曰康福汝
以靈州深入胡城

爲帥者多遇害成以福爲

西所節度徒福見

訓曰福自刺史無

計尚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政上不得已謂福

重

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

使衛審嶮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嶮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

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

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宣武節度使荷

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

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

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歎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

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燶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相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閤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降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喜。欲回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情。

自白明。加安重海兼中

書令。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荷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貿以至。今自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出。是得

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眾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

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彊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動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壬寅趙鳳奏彌留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安重誨父專大權中外要之者衆主德妃及武德使孟漢

璽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憂憚表解械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旣誅之矣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璽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輕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甲申以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如故十二月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安重誨請自督戰既行

石敬瑭累表奏諭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
勅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詣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
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
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
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旣去弘昭卽奏重誨怨望有惡
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
舉指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
瑭大懼卽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
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
馳騎而東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

度使趙鳳言於上曰
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
不能周防爲人所讒臣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
爲朋黨不悅

三月帝旣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

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爲左衛大
將軍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
仕
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
逃于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
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贊等至河中
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旣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
使耳若以死徇國矣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
中使至見重誨慟哭父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

有異志朝廷已遣禦戎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彙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諝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籠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搥擊甘谷首妻張氏驚救亦搥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子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汪安以圖兵以遺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六月乙丑復以之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秦王之亂

兩王篡弑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爲天雄

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

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三年夏四月以鄆都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贊爲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尋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贊贊是謂密奏之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贊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辟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

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爲泰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第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効也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主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

宣徽使孟漢璣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八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卽命除之旣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宋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二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

四戶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政除人講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爲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爲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銳謂謾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爲傳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爲潞王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

之已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自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卽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勲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卽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蓄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至淑妃以求出夷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贊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

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

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璣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 秦王從榮入門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日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少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贊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璣咸曰茲事不得倅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容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贊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璣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贊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直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

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自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
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澤利邪吾何
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卽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
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
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
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
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
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患從
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
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爲我部閭諸門重吉卽
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卿被甲乘馬召正卿都指軍使朱

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
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
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
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屬匿牙兵掠嘉
善坊潰者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
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幼孫岳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忠從
榮狼仇岳嘗爲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
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
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
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
雍州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時宋王從

厚爲天雄節度使甲午遣而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
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
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輦到官纔半月
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爲從榮
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竝轡而行指曰景曰來曰
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
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輦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
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
上能不以吾輩爲庇姦人乎馮贊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詢
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
兼王傅劉贊友蘇贊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

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渾江文蔚等
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駿並
貶官滻回之族曾孫詡同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辨異
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謫
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
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
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
帝殂帝性不猜忌財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
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宋王至洛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

卽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是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爲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詞官中事辛亥賜玉氏死事連土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贊忠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爲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崞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贊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竝兼中書令贊以超遷大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凤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贊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已亥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爲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爲太妃。二月朱弘昭馮贊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潞王旣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伺向爲便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也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王乃移檄

鄆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左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羨嫉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鄆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御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爲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爲

行營馬步都虞侯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爲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長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暉魏州人也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圍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劉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

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慙卑淺守
彝俱之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
自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自之社稷汝曹從我目
若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
懼大聞者哀之張虔劉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
卒登城士卒怒大诟攻之虔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
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
西門入以帽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
勿以爲防圉潞王卽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
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

矣衆集乘南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曰中亂兵悉入外軍亦
賈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歛城中將吏士民之
財以犒軍至於鼎盆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稠
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遂
雍鄆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
劉廷朗爲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
山間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
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卽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
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
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_從自軍前轉還中外大駭帝
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
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
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棊梗諸公
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威
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代
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贊大懼不敢對
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已功乃曰西師驚潰盡三
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詳自往扼其衝西移招集
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爲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
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
以平鳳翔人更賞三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
軍士益驕無所畏忌嘗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

分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財
又殺尼惠明祿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
及朱弘昭爲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
洪實首爲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
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
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
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爲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
謂誰及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
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大憤然壬戌潞王至昭應聞
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笑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
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
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
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曰無面目見先
帝於泉下耳敗而豐發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
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王之過
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
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
怒延朗嗟惜者累日癸亥制以宋義誠爲鳳翔行營都
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
乙丑至閹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
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
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

曰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
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忠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
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爲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
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
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
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天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
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
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贊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
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
爭先詣陝降歸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
潞王侯騎十餘人善哉誠解所佩弓劍爲言因候騎請降於

潞王戊辰閏帝聞潞王至

義誠軍潰夏縣不知所爲

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遼召我欲罪之也赴井
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贊公第滅其族傳弘昭贊首於
潞王帝欲奪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爲先置漢瓊不應
召單騎奔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卽位以爲
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
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旦幸魏州徐圖興
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爲圍結帝
旣出卽闔門不行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
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
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

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簡呂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敘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追人唱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主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侍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著勸進文書宜速且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若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遞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間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爰得百官無班道等卽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見於上陽門外盧導過之而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上素惡其爲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長從簡午門武統軍王景戡皆爲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帝曰義誠亡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韞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贊問之

弘贊白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贊之言告考箭軍使沙守榮等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嗜富貴兵之令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輩皆與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枚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時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能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冀賓存漢瓊白謂人王有舊恩至渑池西見王大哭

谷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例王即命斬於路隅王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勸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白皇帝歸闕園廟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官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卽皇帝位乙亥卽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取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閼實金帛不過三萬

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攻請率京城民財以足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倂有預借五月僦直從之王弘贊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贊之子殷直繼往酈之戍寅繼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贊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繼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官中王繼旣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動哭

牛日自經死己卯石敬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

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

丑誅藥彥稠庚寅釋王景賊農從簡有司百分歛民財爲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笞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騎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留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總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殖乎專美謝曰臣駕勞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資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出陵

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局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慶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軍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可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於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閼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廟號明宗帝襄經護從至陵所宿焉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契丹遣其臣抱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福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入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主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間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真西凡哭

契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曰其來可擒也王曰誰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頌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韓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陁乃行封

冊

均王貞明二年 劍州人苦州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

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土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積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丘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跋撣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袁裕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

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
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
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蓀荒田由
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
馬頃之延徽逃犇晉陽晉主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德明家
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
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
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自
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首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
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虯者何往延徽
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
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
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
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穢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
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
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
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帥
其衆奔契丹 契丹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
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纏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
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
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綢以供戰士衣每歲旱穫清野

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德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李彥衡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

本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輜重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亢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聞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本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

爲虜無輜重勢大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涿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

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曰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衆五賈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廣州遇虜秘吾糧吾不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平廣

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太行嶺循行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竝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西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進至山谷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三百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豈是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涿汝種族因躍馬奮鬪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令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圍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入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

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軍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遼殺掠其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機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四年初契丹主之弟撒刺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唐滅梁吾知不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同歸于地下明年而釋之汝可發紳其身于來奔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旣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契丹主旣許盧文進出兵王郁

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突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源進寇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新軍五

于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丹兵戌狼山之南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主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并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

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主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突厥禿餕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鞍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

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
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周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
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
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
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繫之
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懦武
等州授山北都圍練使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
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已卯徙存
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
領橫海節度使夏閏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

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
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
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契丹出塞召李
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

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
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
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
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
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

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々饋運多爲所掠 秋七

月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于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附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吉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撫營平等州以擾唐地 九日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

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爲憂與郭

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一平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

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

深以爲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

擊女真及渤海犯唐乘虛

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脩好

秋七月契丹主攻勃

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 命其長子突厥鎮東丹號

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

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

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甚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

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

不已虜言朝廷猶華言朋友也 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

以卽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童飾說母多談笑欲侍側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

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若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

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去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
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
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
天子則無怨足以脩好若舉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
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車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
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
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辛巳契丹主阿保機
至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久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
今寡居汝不可不効我又集其哭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
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

突厥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至奚餘城戊子幽州言契
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溫將兵禦之九月契丹
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厥俱乘馬立
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
者孰其響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躍曰願事元帥太
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厥溫帥
數百騎欲犇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
王許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
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
不稱旨母楊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
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餕來告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
犇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
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
帥其衆十餘萬軍帳八千乘來犇十一月癸巳以盧
文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脩好遣使報之

乙巳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勅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平都鎮爲之半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
安重誨用事稍以淫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
丹犯塞朝廷多遣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
夏威成績阻卻恐胡後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

之計都乃來督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
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
故事建立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兗梓五
師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
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
球以之反發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平定都管爵王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
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
州防禦使張處劉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
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充餒五月禿
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舉禿餒就攻之晏

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三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脩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宋建豐將兵脩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輒於是騎兵先進奮撲擣鋒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

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

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咄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契丹北走道路泥濘八馬饑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咄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殿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卽帝位公

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
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

帝曰此曹皆虜卒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
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

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
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
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
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諭其將殺之
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五屬去遠奚

衆曰善乃先爲穿竇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
之投諸竇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
崇悉舉其所部一萬餘口來韓詔以爲汝州刺史

冬

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管
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
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
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
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
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
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

通鑑卷之四百一十五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厥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厥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

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初契丹舍利前刺與相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

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彌助王都計

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

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群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上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嬪小過或抉目或刃割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爲尼五月契丹使者送羅卿辭歸國

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偏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間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孟知祥據蜀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銃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千營凡萬六千人分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成成都境內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

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诲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爲東川副使李嚴母聰明謂嚴曰汝前啟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謂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劖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本知祥自言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

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爲意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獨來監吾軍荷也嚴惶怖求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戶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丙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韓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

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然昭僞辭然後行是得免

二月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

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

文水武漳迎其妻璫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

李從暉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

都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

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

蜀知祥以爲觀察推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

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
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餉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

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二百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曰中不往方擁妓醉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

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矣小禮壇拘其從者彥珣
犇還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留其

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
工州置保寧軍王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爲節度使 先
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
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旣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
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
矩詣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
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
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
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巳孟知
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
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
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星告二
將謀以宴曰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 丁酉推始言者軍
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
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
親附而服之 王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
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爲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代戍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閱集民兵皆翦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

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下三鹽監

隸西川以贍直贍寧江屯兵

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

遂閬鎮戌

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

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爲

官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那爲節鎮屯兵三

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

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

廷又遣別將苟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

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胡

趙彊

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诲重诲不

趙彊

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

趙彊

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

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願白孟知祥云朝廷

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

知

後併兵守劔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

知

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闕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

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

署

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都指揮使

署

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卷之三

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
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陷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
溝高墻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
兵懦弱安能當義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書
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
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
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負
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蠻象感恩無窮今天
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
何恩而云相負哉汝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
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竝生璋怒然獲於前令壯

士十人剗其肉自嚼之洪至死罵不絕聲旁置洪二子於
近衛厚給甚蒙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 丁

士十人剗其肉自嚼之洪至死罵不絕聲旁置洪二子於
近衛厚給甚蒙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
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塘爲
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
攻集州思恭輕進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
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爲
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侯爲伐蜀前鋒冬十月
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
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
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
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

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矢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令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丁未族誅董光業孟知祥以故蜀鎮江

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

處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石敬瑭入散關階州

刺史王弘贊溫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侯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入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

龍劍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

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贊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經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已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末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冰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罷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錦屯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

危矣遽引部兵卒餘八千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天謀曰衆寡不敵遠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譖於官軍營後錦師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贊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湏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奇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寧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龍龜州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乘

黔南奔忠州僥幸至蜀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文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十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塘歸路按甲待之不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逼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蹕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

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卽拜辭癸丑遂行曰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蹣跚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未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劔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龜賀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豈不父讐而子讐不釁於身者

異處乎旣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和復還劔門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遺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言重誨至犯人情有變宣徽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閩旣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道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璫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從之曰必爲公鬼因

其至綱州勞軍請圖之拜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瓊奔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闕丁巳李仁罕陷忠州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蘆州庚申陷雲安監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五月己亥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瓊錢鏐爲重誨罪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願東川軍將劉洽各還

追諭以安重誨董瓊命與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

月癸巳蘇願至成都孟知祥聞鴟姪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爲詔書皆在蘇願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爲怨敵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曰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襄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

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曰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壽將兵攻取壁州已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自朝廷遣蘇願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妹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

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

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訴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

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夏四月東川節度

使董璋會議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

魏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調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掠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諭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

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
書視之。曰：「章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
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
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
蹕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鷄
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
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
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變，當急
擊之。知祥登高，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

揮使李塘守雞蹕橋，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
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筆指後陳。
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
中都指揮使元瓊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
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
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達東川馬步都指揮
使元瓊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遣軍資
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
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牘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
將如梓州詢召，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于
赤水，途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

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侯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

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

戌搞賞將士旣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鍤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漢射議之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自二虎方爭儻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莫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

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門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無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任恭官奉存瓌

賤知祥詔曰董璋孤狠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

詔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

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卽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後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巖每除刺史皆

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爲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

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羞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盧

文紀呂琦爲蜀王冊禮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

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

至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

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已知

祥卽皇帝位于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

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

秋七月蜀主得

風疾踰年至是增勦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

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

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

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秦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啟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卒同時戀竇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收回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立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內賓冒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卽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

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石晉簷簷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鬥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大后及魏國公主三子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東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晉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善首少鹵吾同艱難入我爲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重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又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曹太后

則晉國長公王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同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永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甲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敕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入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不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募僚屬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問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襄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一秋七月乙巳以武寧

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三月石敬瑭盡收其僕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自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剪刺等未獲

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刑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糧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捐拾以供之它多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冊書以後命久之帝以其謾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用草與人不亦辱乎又虧君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詔戒皇昭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殿咸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誤如是朕

一女尚乳臭卿欲奪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土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皆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耶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初石敬瑭欲窺唐主之意弟丕美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方晝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臺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君臣名爲

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
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
謀定天下帝意又遇當之聞其年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
成敗于決行之節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
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
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沮顧失色甲午以陽
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唐方割部署趣敬瑭之鄆
州敬瑭疑懼訝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終
身不除代今忽有旨益得非如今年子子卽政公主所言
乎我不與亂朝廷之安能束死於道乎今且發表
稱疾以觀計吾寧當我此之若加於我我則改圖

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
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遠薛融曰融書
生不習軍旅都押牙突厥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
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備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
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
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
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
以廢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培令主上以友逆見
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
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道一有
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頒敬瑭以

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珣敬瑭曰性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梨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可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珣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珂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驍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成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旣行定州軍亂牙散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思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犇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犇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

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踐
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
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伐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
州人也以宋審虔爲寧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

六月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
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并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
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
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
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

救於契丹令桑紅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
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
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
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
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
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李周爲宣武節
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軍指揮使安重
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
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

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太上御名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

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

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番琦嬰城自守虞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洛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

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

軍臣厚不可輕詰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東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集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十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

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力銳彼氣力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土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烽火以大入駐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山額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苻彥饒等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

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

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羅州防禦使潘環紀合西路戍守由晉絳兩乳嶺出遼陽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見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

使劉廷朗等勸帝不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祖孫一綱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廷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帝

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
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至不能久留
晉安大寨其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
宜留北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
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
倍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鄆之子也潛自
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
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處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
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
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
辛亥帝如懷州以行神武統軍康忠立爲北面行營馬軍

指揮使帥從騎兵赴圍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
安爲憂問策群臣吏部侍郎宋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
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
震懼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
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
議竟不決帝一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
去行則曰卿奚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
辰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
夫一人自備鞍杖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
史鄭萬金教之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
征夫五千人寧益蓋於用而民間大擾初趙德鈞陰蓄

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見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從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一月

戊子以趙德鈞爲頭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

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

彌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圍柄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二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太

赦勅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寶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

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四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大兎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隅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善是必接兵觀

燕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食豪末
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
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
猶或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
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
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一
旦一二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
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
者曰我已許石郎比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
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
乎懿爲言靖德之心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
之爲人怯而無謀但夢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
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
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
山路夜冒雪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
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所聞問若知大軍在近圍柏雖有鐵
鎗可衝陷况羸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
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苻彥卿數引騎兵
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易糧但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
陷尾鬣皆秃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
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
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

乎今援兵日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
自擣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
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杜騎尾而衛之
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
取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
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
主素聞諸將名皆冠羣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
漢不用羈駁啞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怒收達之
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當效
敬達也時晉安寨馬循達五千鎧仗力萬契丹悉取以歸
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詔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
使康惠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
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
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曰
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
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爲復相屠滅
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
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
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
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
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
守河東浴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

子重貴父敬孺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

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大原尹河

東節度使契丹用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

至圍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饒張彥琦劉

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

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卽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

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

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

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至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過

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

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

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

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

便事寧自還乃出令往從所適衆心差安王申唐主還至

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

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

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

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

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重

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

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

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

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
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
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
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
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
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
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負其主不能
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
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
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
鈞益慚自是贊贊不多食踰年而卒張彌與延壽俱入契

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
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
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大相溫將五
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
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卽北返矣與
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
千匹戰馬千一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
瑩奚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旣出帥
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
節度副使田承肇歸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
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但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舉

公爲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直生惟公所處承肇自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長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遺宦者秦繼吳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袁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形聖軍執刃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高彥謹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陂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度河猝平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續薪欲燒宮室重羨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店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勢舟於天官寺城中肅然無

賂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爲唐勦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_多積冗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盜貪狠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謗隨竝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贍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辭箕父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錢太相國及契丹兵歸國

追

廢唐主爲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贈

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環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環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幸帝許之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爲祕書監三月以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或得唐潞王贊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六月左拾遺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
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熙爲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
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
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列殿拜受詔勅歲
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
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備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
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
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
野咸以爲耻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
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
數其後契丹主屢正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兄皇帝如
家人禮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
以歸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
義皇帝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
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耻
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同辱盧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
子權坐停官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食祿積貨
巨萬以二內都虞侯平山祕瓊爲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
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

通鑑卷之四十一
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爲齊州防禦使
祐天雄節度使
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相延
光旣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白蛇者
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
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錐奉表請降內
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
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敗之
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神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莊國長公主

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

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

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耻

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寄盧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

子權坐停官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
巨萬以二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爲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
沒於契丹璠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

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爲齊州防禦使
祐天雄節度使
裴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相延
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裹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
龍也帝室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
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
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
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
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神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

亂會帝謀徙都大梁燕桓發使禁錮諭曰大梁比控燕趙

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
高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
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王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
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庚辰帝發洛
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
河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
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
清郡王以安其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
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
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
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
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苻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
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

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 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向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永定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

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入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又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遵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拒汜水關將逼滑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特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懼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皓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

公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鎬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韓吳爲人所殺繼英韓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爲之備延濬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韓張從賓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苻彥饒妻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自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 曉曰軍中各有

分柰可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友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悵下甲士大譖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擗甲操兵詎諳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苻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纏三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苻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

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參饒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
楊光遠自白臯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
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
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
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
胥在晉陽糧餉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
兵北結彊虜鼠輩尙能爲乎顧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
主卒以威恩威兼著只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
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綯錢一
漢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
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

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
留守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
侯益爲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
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
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 馮
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
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
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
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廷播繼祚妻繼英送大
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
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同之族曾孫也 楊

元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
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
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
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
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
簡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犇吳遣行
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
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
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
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
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曾從何罪乎帝雖

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 彦饒王

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
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
文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羨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

午楊光遠奏前澧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
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已丑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
許穆大蕃曰若降而殺汝自日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
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檄守備然
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

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已酉
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
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庚午楊光遠
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已已制以范延光
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
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
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
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季
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餽及與張從賓同反
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
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

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之罪懼逆不可
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
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辛未
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初郭崇韜旣死宰相罕有兼
樞密使者帝卽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
官皆不悅楊光遠聞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
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
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
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
兵部尚書松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爲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憲天雄節度使

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大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發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遇宴會與群臣無異延光之友也相州刺史挾入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管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

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背且慮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就延光居西京從之尤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爲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

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齊王天福八年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

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思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冀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奪育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懼密告契丹取晉

開道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爲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

之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答攻鄆州以應楊光遠辛亥楊光遠將吉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三事並見契丹滅晉壬戌楊

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由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

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少卿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冬十二月李守貞圍

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參祚承

信勸光遠降冀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
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勲斬勒
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
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楊光遠罪
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宣從事閏月癸
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鬼聞丙戌起
復楊承勲除潞州防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